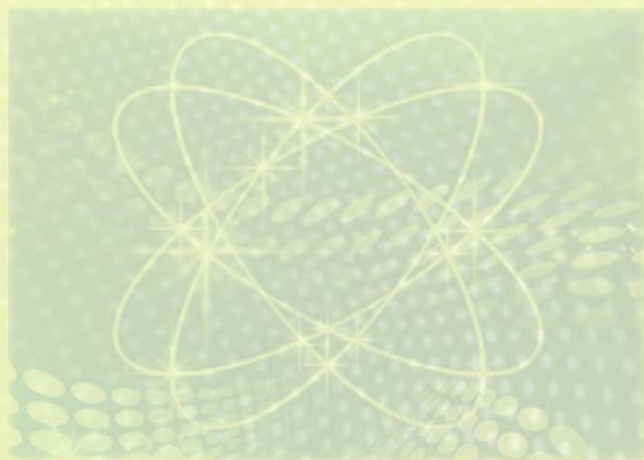


地气



目 录

地 气	葛水平 / 001
向日葵的男人要回家	王十月 / 034
复方穿心莲	吴 君 / 049
狗皮袖筒	孙慧芬 / 074
挂职三书	邵 丽 / 089
亲 骨 肉	艾 伟 / 126
乡村发明家	陈应松 / 169
种 戒 指	鲁 敏 / 177

地 气

住了百年的十里岭，说不能住人就不能住人了。

不能住人的原因不是说这里缺少人住的地气。大白天看山下阴郁一片，一到晚上，黑黝黝的村庄里人脸对人脸两户人家，单调得心慌。说谁家从前山的岭上迁往山下的团里了，咱岭上剩两户，水没水电没电的还坚持着，山下的人们笑话了，咱也不是没有本事的人，也该迁了。

原先岭上有十几户人家，后来陆续都迁走了，就剩了两户：一户是来鱼，一户是德库。终于有一天来鱼和德库吵架了，两户互不上门，就连孩子们也绝了话题。岭上的两户人不常在一起说话，山越发黑了，黑得叫人寡气。

两家吵架的原因说起来很简单。这是暑天，来鱼的小儿子二宝满山疯跑着采野果子，来鱼的老婆李苗怕孩子遭蛇咬就出去找。来鱼缩在房子里不想出门。德库的媳妇翠花上茅坑，把裤带搭在茅墙上。农村的茅坑不分男女。来鱼本来该上自家的茅坑，可是他突然想和德库说话。出了门往坡上走，突然看见德库的茅墙上搭了一条红裤带，悄悄地猫腰走了过去，用手往下拽。茅坑上蹲着的人心想一定是家猫作怪，撅着屁股往里拽，拽来拽去的德库就出了门。德库出门也是想来找来鱼说说话，伏天过后十里岭还设不设学校，他闺女和来鱼的闺女都上初中，下山到樊庄完校念书，就剩来鱼的小儿子上学，来鱼几次下去找联区，不知道联区会不会派老师来，老师不来，来鱼的小儿子上学就成了问题，来鱼不知道急不急。

这叫皇帝不急太监急。德库走出院门，看见自家的茅坑旁蹲着来鱼，来鱼和自己的媳妇翠花在茅墙上耍着一条裤带拉来拉去。德库站下看了半天，觉得好笑，想笑，可是接下来的事让他笑不出来了。

听翠花说：“死猫，看我不出去打死你。”

来鱼说：“要你光着屁股出来打死我。”

翠花说：“死来鱼，我当是猫，快把手丢开。”

来鱼说：“你让我进去看看我就丢开。”



翠花说：“有什么看的？和你老婆的一样。”

来鱼说：“说一样也不一样，都是萝卜，萝卜也有水大水小的。你是秋天的萝卜，她是春天的萝卜，不能比。”

翠花说：“不要说黄话了，你从茅墙上给递过一团纸来，我忘了拿卫生纸。”

来鱼说：“我这就进去。”

来鱼丢了裤带从裤兜里掏出一团纸，要进去。听德库叫了声：“来鱼我日你妈！”顺手抄了一根木棍过去。来鱼一看不好叫了声：“妈呀，动真了。”扭头就跑。

两个男人在山上边跑边骂，碰上了找孩子的来鱼老婆李苗。李苗喊着：“你们好好的疯什么？”

德库说：“问问来鱼，他在茅墙上和翠花耍裤带，我要敲死他。”

李苗想：这阵势怕是真有问题，怕来鱼吃亏，扑过去死死拽住德库的裤带。一个用劲往前，一个用劲往后，听得“嘣”的一声，德库的裤带断了，裤子脱落了下来。德库叫了一声：“倒霉。”扔了木棍朝后撂了一脚，想端开来鱼媳妇，谁知道脱落在脚脖子上的裤子限制了他的动作，反让他摔了个仰脚八叉，倒在了来鱼老婆身上。李苗说：“天光下你想怎的？”德库说：“日你妈，我能怎的？”翻身提起裤子骂骂咧咧往回走。

来鱼老婆在身后骂道：“你个绝户头德库！”

这时候翠花也赶了上来骂：“我没儿子你有是不是？你娘的脚指头，你就等着你奶奶给你生个叔出来！”

德库说：“不嫌丢人。”揪了翠花回了自己的当中院。

从此，当中院的德库一家和井下院的来鱼一家不说话了。

两户不说话了，一到天黑十里岭越发地黑了，静了。

暑天过后，十里岭来了小学老师王福顺。王福顺背着铺盖，拿着锅碗瓢盆上气不接下气往岭上爬。爬着爬着不是个滋味了，想到自己的确是被番村乡教委的常小明校长耍了，就感觉憋气。自己下边干得好好的，没想到一开学调到山上来，就因为看到了常小明和民办教师红艳的龌龊事，被调到了十里岭来，他感到十二分的沮丧。找了一块干净石头坐下，掏出大光烟，掏了半天摸不到打火机，越发沮丧了。他想在这样一个四周无人的山坡上，也许正好滤一滤自己的思想。那天常小明叫他谈话，常小明

说：“听说你想调换一下工作？”“我是想调换一下工作。”常小明说：“想调换工作好啊，现在十里岭的来鱼想要一个老师上去，想来想去没有合适人选你就上去吧！”“我不想上十里岭，能不能换个去处？”常小明说：“工作没有贵贱，不是说你想去哪就去哪，你要是校长你就说了算。”王福顺知道再说也是白搭。自己当民办教师当了十五年才转正，因为转正把小教高级职称也丢了。自己总是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，什么地方呢？他想不出来，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。自己没有错，要错也是别人的错，别人出错你有什么办法？还不如不想。

抬头望了望天，太阳很小很白也很晃眼。没有打火机，抽不成烟，只能站起身来背了行李走。

王福顺走近十里岭时看到岭上灰秃秃的，一路上连个鬼影也不见。

十里岭坐落在山坡上，几院石板屋，两处石头垒起的院坝，一眼老槐树下的石井，一排杨树遮掩下的鸡栏猪舍，山顶上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柞混交林，责任田错落有致地散落在村庄周围的坡地上，构成了一幅静谧遥远的农家乐生图。对色彩有特别鉴赏修养的王福顺情不自禁地惊呼：“好一处神仙福地！”但经验告诉他，这偏僻得与人隔绝的地方不是人久留之地。他把行李放到打谷场上，坐在一个闲置的碾礅上歇了下来。习惯地从口袋里又掏出烟想抽，发现还是没有打火机，就发狠地打了自己的脑门一巴掌。看到打谷场上晒了一些粮食，一块一块的用木棍隔开，有蓖麻、豆、红谷、老豆荚、豇豆，鸡们散开在中间边找吃食边散步，倒是悠闲自在。早知道有个十里岭，却没有想到离乡里这么远。尤其这里连电都不通，外面是啥形势？不晓得，糊涂过春秋。回头看到场上靠山的地方有三间砖房，墙上写了“教学育人”四个字，想那一定是学校了。掉转头放眼望去看到不远处的玉米地里有人影晃动。他想这岭上的人收秋也太早，八月十五还不到，就开镰了。对着人影喊了两嗓子：“有人吗？那地里有人吗？我是小学教师王福顺！”

德库听到有人喊，放下镰刀和翠花说了声：“我上去看看。”翠花说：“看什么？来鱼的儿上学，又不是咱的，你管他。”德库说：“我是十里岭的队长，老师来了哪能不管？”掏出打火机点了一根烟拍了拍腿上的土往上走。走到打谷场上，看到王福顺不知该怎么称呼，说：“是新来的老师吧？贵姓？”王福顺急忙站起来说：“免贵，姓王。王福顺。”德库说：“是王老师啊，王老师好，王老师好。”王福顺说：“你是这里的？”德库说：“队长！德



库。”两个人的手紧紧握了一下。

德库开了学校的门，把行李放进去，领了王福顺回了当中院。当中院是四合院，清一色的石板房，石板院，石板地。王福顺心想，看来这里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石头。德库开了门往火上的茶壶里添了水，掀开地锅的算子，取出两只碗给王福顺和自己倒了茶水，两人就坐在炕沿上对饮起来。王福顺说：“石板房好啊，冬暖夏凉。”德库说：“好什么好，人都不住了。”王福顺说：“十里岭现在有几户人？”德库说：“原来有十几户人，现在就两户了，我和井下院的来鱼。满算起来七口人，来鱼两口两孩还有一个瘫在炕上的老娘，我和翠花一个闺女，我闺女和来鱼的大闺女都上初中了，你现在教的学生是来鱼的小儿子二宝。”王福顺问：“就一个？”德库说：“就一个。”

王福顺越发感觉常小明是真欺负他了。一个教师教一个学生，出不了成绩年终大会上拿你开涮没商量。怎么就没说是一个学生呢？要说是一个学生说啥也不来。一个学生都教不好还配当老师吗？现在既然来了，我就得好好干，不蒸馒头也得争口气。王福顺说：“找些干柴，我去把火生着。”德库说：“这些事不用你操心，你就只管坐着喝茶，午饭家里吃。”德库掏出烟递给王福顺一根，王福顺说：“我连火都忘记拿了，一路上干火，没办法。”德库站起身从中堂前方桌下抽屉里取出一包火柴递给王福顺，“有啥要求尽管说，来了岭上这里就是你家。”王福顺有点感动，觉得山里人真是实在。这时候翠花扛了一蛇皮袋青豆角扔在了院子里。翠花说：“山下老师来开学了吧。”王福顺应道：“开学了，开学了。”翠花也不进屋顾自忙去了。

别看岭上人少，两家人不说话，但是，人来去往的不说也知道。来鱼心里这几天就操着这份心，没想到老师来得这么快，和李苗早早从地里回了家。这几天二宝到山下他小姨家串门，来鱼想，得赶快叫二宝回来。“你中午叫孩他老师来咱家吃饭，我到山下唤二宝去。”来鱼和李苗说。

李苗满脸不情愿地回答：“怎么去唤？你弄的龌龊事！”

来鱼斜了一眼李苗说：“翠花肥得那猪样，有你好？你还吃醋！也不过就是耍耍罢了，认什么真？”

来鱼边说边从他娘的身体下抽出尿垫子来挂到院里铁丝上，“你一个妇道人家，还有男人的脸面重？我走了。”

李苗说：“人活一张皮，行头也不换了？不怕山下的人笑话你是野人？”从屋子里给来鱼扔出件干净衣服来。

来鱼三下五除二换了行头扭身走了。

听得背后李苗说：“我不认真，德库认真，我的脸不值钱，有人值钱。”

来鱼嘟囔了一句：“鸟！”

午饭，两家做的都是扯面。李苗往坡上的当中院走，她拿不准进了德库院子该怎么说话，边走边想：我进了门先要大声喊一句：是二宝山下的老师来了啊，不去我家倒先来麻烦翠花了？看他们怎么说，他们一说，话就开了，下一步就好办了。她有意放慢了脚步在当中院的大门口停顿了一小会儿。听见德库说：“没味，再放点菜。”“有味有味，正好正好。”她想人家已经吃开了，进去叫，瞎扯半天不一定放碗，还不如送一碗过来也好省许多口舌。返身回了井下院，觉得想好的话不能说，还得再想。

李苗端了饭走进当中院，迎头撞上了德库。德库端了一锹炭火要往学校走，这样两人就碰面了。李苗满腹想好的话在这一刹那没了。德库也想不到李苗会上门，有点丈二和尚：“怎么你还敢来？”话一出口德库觉得自己的话有点硬，闪了一下端着炭火过去了。

李苗说：“我咋的不敢来，你是老虎，还是翠花是老虎？上门不欺客，我来叫我家二宝的老师吃饭。”

翠花听到了两个人院子里的对话知道话不能赶，老师在炕上坐着，赶下去怕不中听，探出头说：“是李苗啊，还想要吃了饭去叫你哩，二宝老师来了，也不来瞧瞧。”

“这不是给老师来送饭来了。”

“马后炮不是？王老师要等你这碗饭，怕把尿都憋长了。”

“等不得这顿有下顿怕什么？拿个碗来吧，也不怕王老师笑话。”

“把饭端回去得了，省得占我碗。”

“好意思？坡上坡下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放窗台啦，我可是给王老师送的饭！”

王福顺在屋里喝着汤，听屋外两个女人对话觉得很有趣，下炕走到了院子里，看了李苗一眼，感觉这岭上的两个女人都很俊，一个胖些，一个瘦些，胖的胖得体面，瘦的瘦得熨帖。

两个女人一起回头看：一身灰中山装，模样清瘦约莫四十岁的王福顺，



一只手抹着嘴，一只手扶着门框，满口牙白雪雪笑着望着她们，翠花一激灵反倒没话了。

王福顺说：“二宝是你家的孩子？”李苗说：“是我家的孩子。一个学生，你的任务是不是太重了啊，王老师？”李苗接着说：“王老师我是和你开玩笑啊，你可不要见外呀！”王福顺说：“见什么外呀？既来之则安之。”翠花说：“看人家，到底是老师。”大家一起笑了起来。

这时候德库走了进来说：“王老师，火生好了，我不敢动你的行李，你看该怎么样整理就整理吧。”王福顺说：“谢谢啦，真是要谢谢了。”

来鱼从山下领回二宝时太阳已经落山了，落山的太阳照着各怀心事的来鱼和二宝。二宝问：“爸，是个男老师？还是个女老师？”来鱼说：“女老师咋说？男老师咋说？”二宝说：“女老师身上有个味儿，男老师身上也有个味儿。”来鱼说：“这等于是没说。”二宝说：“不是的，爸，女老师身上的味儿好，男老师身上的味儿？我说不出来，就和你一样，爸。”来鱼说：“你爸身上的味儿不好闻是不是？”二宝说：“不能这样说，爸，不过也可以这样来理解。”来鱼突然觉得二宝很聪明。

来鱼心里也在想事，从山下听说了一些事，是关于王福顺好好的不在番村教学为什么来了十里岭的事。来鱼想把听来的事说给谁听，说给谁呢？不可能说给德库，因为德库拿了木棍要敲死他，人在该长脸的时候还是要长脸的。来鱼想就自己说给自己听吧，在肚子里重复一遍别人的话也能解一解心焦。来鱼想到好笑处就笑了一下。

二宝说：“爸，笑什么呀？”来鱼说：“我笑王福顺，你的那个老师真有意思。”二宝说：“他好笑吗？爸。”来鱼说：“好笑。他逮住常小明和红艳时，他们俩怎么也分不开，常小明叫着，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？王福顺一眼发现了问题，常小明的裤钩钩住了红艳的裤襻，王福顺走过去给他们俩解开，常小明还说，看来王老师你是下功夫了，我该怎样感谢你啊！”二宝说：“爸，这有什么好笑？下一次把裤子脱干净了就是。”来鱼突然觉得自己不该给孩子说这些话，马上严肃起来说：“知道什么？你的任务就是念书，不该知道的东西要少知道。”二宝边走边拿了石头往远处扔，二宝说：“又不是我要知道，是爸你说给我的啊！”来鱼想自己真是昏了头了，耍耍性子耍到自个儿身上了。心里就不想在回放山下人说给他的事。父子俩一前一后走得很是沉默。

来鱼领了二宝回到十里岭，直接到了学校。当时，王福顺正在黑板上用彩色粉笔画图，黑板的右上角是两个红灯笼，灯笼上写了两个字：欢迎。黑板的正中写着“二宝开学”。王福顺示意他们父子俩坐下，他接下画完了左下角的一本书和一支钢笔。

王福顺完成了黑板上的内容，拍了拍手上粉笔灰。来鱼一看老师的动作觉得自己应该站起来了，就拽了二宝一把。王福顺抬起手往下摁了摁说：“坐下，坐下，你就是二宝啦？”二宝不知道老师为什么一下就肯定他是二宝，赶忙站起来说：“我就是二宝啦！”来鱼说：“你敢学老师说话？想吃打是不是？”二宝觉得委屈：“我没有学老师说话！”王福顺说：“和孩子说话要讲个平等，怎么一说就吃打？我在问二宝话，你就不要插嘴了。”来鱼咧开嘴说：“是，是。”

王福顺说：“二宝同学，暑假作业都做完了吗？”

二宝说：“报告老师，都做完了。”

王福顺说：“很好。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有什么打算？把你的想法告诉老师，想让老师怎么教你也说出来，今天虽然没有正式开学，但是你来了，咱就来一次交谈，我现在是你的朋友，记住了，以后咱们上课的时候，咱们俩是师生，下了课是朋友。你知道什么是朋友吗？”

二宝没有想到老师会问他这个问题，一时没有答上来。

来鱼有点着急：“朋友就是相好呗。”

王福顺说：“看看，看看，我说了不让你说话，要二宝说，又着急了不是？你说的那相好还不如朋友好解释。二宝来说，肯定比你爸说得好。”

二宝挠了挠头说：“报告老师，朋友就是在一起瞎耍，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，有吃的东西共分，还有，说不清了，好得就和一个人似的。”

王福顺说：“说得很对，但是有一点你要知道，有什么话都要交心，不瞒不骗。记住了，以后不是上课就不要喊报告老师。”

二宝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
王福顺说：“那你回答我刚才的提问。”

二宝说：“咱们能不能上课下课都是朋友？”

王福顺说：“能。”

二宝说：“能就什么都好说了。我希望讲课的时候多讲语文，少讲算术，最好干脆不讲算术。”

说到这里来鱼又沉不住气了，“不学算术，今天我上山捋了五斤金银



花，六块半一斤，五斤多少钱？算不清，一学期学费让你赔净了！”

王福顺说：“着急了不是，素质教育，又不是单项的，我还不知道算术重要？关键是方法问题，用什么方法让孩子对一种东西感兴趣是我今天问二宝的原因，有因才有果。我们国家的教育是猴爬杆，往上爬是目标，怎么让孩子心情愉快地往上爬才是最主要的。好了，今天我不多说了，二宝回去准备好明天正式开学。来鱼，以后教育孩子也要换个方式，不能张口吃骂，动手吃打，这陋习也该改一改了。”

来鱼站起身来说：“是，是，是该改一改。王老师，晚饭到我屋里吃，咱再谈谈，听你说的怪有道理，说来我也是上过初中的，有些事就是不明白。”

王福顺笑了笑，摸了摸二宝的头说：“二宝小朋友再见！”

来鱼从学校走出来后，感觉心情很是不错；二宝也觉得王老师身上的味儿很特别，虽然他从心里是盼望有一个女老师来。

这天夜里，王福顺点了油灯在灯下看一本爱情小说，看了一会儿觉得眼闷，哪像在山下的学校里，二百瓦的灯泡亮堂堂的，心情好的时候可以看个通宵达旦，现在看不得一两行就眼困，不想看它了。前一任教师不知道是怎么熬的？就想出去透透气。

一轮明月挂在中天，洒下来的光像一层霜铺在地上，有些凉爽。突然听得远处玉米地里有铜锣敲响，吓了他一跳，他蹑起脚看了半天，铜锣就敲了半天，半天之后一切都静了，看到德库拿了锣从远处走回来。

德库在学校的窗户下侧了耳朵听了听，猫手猫脚走回了当中院。德库没有看见他，他看见了德库，德库是想看看他睡下了没有，德库没有听到什么动静便转身走了。他也不想和德库说话，他知道农民和你唠叨起话来没完，东说说，西说说，又不好意思赶他走，你越不好意思他就越感觉你是在留他，所以就干脆不要和他们多说。一个人静静的比说话还要好。其实德库是想听一听来鱼是不是在学校里，德库不想让来鱼和老师走得太近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
王福顺想起了他的前爱人爱花。王福顺叫她花花。花花考上了师范学校走了，一走就是十年，其实人走了三年就毕业了。毕业了的花花回来跟他办离婚手续，女儿五岁自然随花花，王福顺有些舍不得她们娘儿俩，但花花很决绝。女人要狠了心跟了人走是不会回头的。王福顺在花花面前哭

过求她留下来。花花说，你不哭倒还好说，一哭我更决定不留了。王福顺心想，我操，男人的眼泪如此的不值钱？去他妈的完蛋就完蛋。两个人最后一次做了爱，第二天就办了手续。王福顺和花花最后一次做爱时，王福顺没有哭，花花哭了，王福顺也想哭来着，就是没有哭出来。也就是说在最该要哭的时候，他顶住了，之后就不想那事了。今天他突然想起，是因为他看了那本爱情小说。他和花花在番村乡是公认的般配的一对。实际上现在看来他们是一对没有爱情可言的夫妻。他为她提供的是肯定的现实，她不要肯定，她要的是不确定的将来，也就是说，花花是浪漫的，王福顺是现实的，“你以为我满足这样的生活吗？”花花在省师范住了三年，眼界很有些开阔，对于婚姻家庭爱情这类问题，花花有自己的看法，这些看法，与她和王福顺结婚前的想法完全不一样。王福顺在三年中对婚姻之类的看法没有变。人家变了，你却不变，两人的关系能不变吗？婚姻不过是一种契约，那张纸一扯就破。人们并没有因他的“不变”而给他一点尊敬，反倒说他连个师范生老婆也留不住、哄不住。女人本来是要哄的，连哄女人的本事也没有，一个大男人还能干得了什么？常小明不欺负他这样的人还欺负谁去？今天看那本爱情小说，王福顺就想起了花花，想起了常小明。常小明非但没有给花花做工作，反倒说我王福顺“强奸了人家的青春”。王福顺再没有心思往下想了。

王福顺沿着场边的路绕了一圈，路旁的地里种的好像都是土豆，匍匐在地面的秧子黑乎乎一片。山里的小路很静，只听到王福顺踩着月光脚步声“沙沙”响。

早上八点钟，来鱼领了二宝来上学。王福顺在讲台上坐着，二宝在讲台坐下坐着，来鱼在门口站着。这样的一对一教育方式真是少见，王福顺感觉有点像耍猴的意思。二宝是猴，我要二宝，我是什么？也是猴。常小明要我，常小明也是猴，谁要他？是上一级领导要他。突然觉得这样说有点欠妥，应该是红艳要他。不就是让我教一个学生吗？我就教给你看，我倒要看看谁要得了谁！王福顺的思想突然跳了一下，想起了昨天夜里的锣声问来鱼，“昨夜里谁在敲锣？”来鱼说：“山猪拱土豆，吓唬山猪哩。王老师，是不是惊吓你了？”王福顺说：“那倒没有。”来鱼说：“没有惊吓你好，农村有农村的响动，城市有城市的响动，那打桩机啦，警车救护车的，声音也够吓人的。你来了慢慢也就习惯了。”

王福顺点点头清了清嗓子说：“二宝同学，今天开学，你就是一名小学



五年级的学生了，表明在上个学期的基础上将要更上一层楼。看到黑板上写的字啦，那么我现在要求你大声把它念出来。”二宝大声地念道：“欢迎二宝开学。”

二宝就正式开学了。

翠花和李苗见了面打个哈哈，德库和来鱼还是不说话。时间一长王福顺发现了他们之间有问题，一时半会儿弄不清，问二宝：“你们为什么不和当中院一家说话？”二宝说：“爸和翠花姨在茅墙上耍裤带，德库叔看见了拖了棍要敲死爸，就不说话了。”王福顺想，这叫什么事？就想在一个合适的时候让两家坐在一起，有什么解不开的事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庄户人闹什么意见吗？王福顺星期日下山走了一趟，置办了一些酒菜，回来后把两家叫在了一起。

王福顺说：“我来了也有些时日了，你们对我的照顾我从心里感激不尽，今天把大家叫到一起来是想说说话，近乎近乎，再说，后天就是八月十五了。”翠花说：“日子太快，又到八月十五了？我还没有发面打月饼哩，可不月亮都圆成锅了。”翠花站起身走到门口望了望天，这期间谁也没有接她的话。

王福顺说：“来鱼你帮我把那瓶酒打开。”来鱼咧开嘴用后牙咬开酒瓶盖，放到并好的两张课桌上。王福顺又说：“德库你把那瓶红酒也打开，咱不能忘了女士。”德库也咧开嘴用后牙咬开了那瓶红酒盖，放到了桌子上。王福顺拿了碗倒了三碗红酒三碗白酒，三碗红酒放在了李苗、翠花和二宝面前，三碗白酒他让剩下的男人自己端。王福顺说：“来，都端起来。”二宝不敢端，手缩缩进进在桌子上来回磨，眼睛看着来鱼。王福顺说：“怕啥不敢端起来？十八岁成年，现在已经是半成年了，要是在旧社会你都娶老婆了，这是红酒又不是白酒，我心里有个尺寸，端。”二宝笑着咬了下嘴唇端起了碗。

王福顺说：“首先我来一段开场白，千百年来我们老祖宗称赞这种东西为琼浆玉液，许多与酒有关的故事极富感情色彩，什么举杯邀月啦，把酒壮行啦，纵酒欢歌啦，这些咱都不说了，这么着吧，酒是现今社会生活中最活跃的，最能表达情感的一种物质，咱今天晚上喝酒就是为了交朋友，来，咱们一起来碰一下。”所有端起来的碗一齐拥向了王福顺。

“不能光和我碰，我先一个一个来，然后是来鱼，然后是德库、李苗、

翠花和二宝。”王福顺和他们一个一个碰了一圈，大伙就一起喝了一口。接下来是德库，德库迟疑了一下也端起了碗说：“今天用王老师的酒来敬王老师，王老师为一个孩子上山就值得我敬。”和王福顺碰了一下喝下去了。来鱼马上接着说：“我是二宝爹，以学生家长的身份敬你。给你满上，来，感情深，一口闷，要是有一点残酒，罚我十杯。”

王福顺说：“咱是喝了六下了，这叫六六顺。人活着应该顺顺当当，你呀我呀他呀，彼此之间也应该顺顺当当。你们两家两个孩子在山下上学，十里岭现在连我一共六个人，六个人在一起还能不顺顺当当吗？能有啥过不去的？一点鸡毛蒜皮还值得疙疙瘩瘩？一起干！”王福顺一举杯，二宝也跟着举杯，德库两口子 and 来鱼两口子却有点迟疑了，两家的关系叫王福顺一点透，反倒不好意思起来。王福顺说：“是我请你们是不是？不给我面子是不是？常小明小瞧我，你们也小瞧我是不是？算了，今天的酒到此为止。”那架势有点要收筷子，德库和来鱼坐不住了，不等王福顺说话就一起端起了碗，碗和碗不自觉地碰在了一起，嘴里同时吐出了一个字：“干！”王福顺说：“好，干就干个痛快！”一个“干”字让酒碗从这边晃到了那边儿，又从那边儿晃到了这边儿。一忽儿之后煤油灯下的嘴脸有些歪歪斜斜了，哥啊弟呀的悬空打着手势，喝红酒的喝完了，喝白酒的第二瓶已经开始。

王福顺从包里取出月饼来要喝红酒的人吃，“今天没有准备晚饭，月饼就是晚饭。你们女人不要笑话，我没有喝多，来你们十里岭教书，我是一百个不情愿，哪有一个老师教一个学生？在番村乡我是教导主任，不算个官是吧？但全番村乡的老师和学生我都管。我二十年工龄，前年转正，民办教师总算是到头了。谁知道今年评职称，工龄忽然不够二十年了，小学高级职称被常小明弄黄了。我找他理论，我说，转正二十年够了？评职称二十年就不够了？常小明到县教委查我档案，说我差三个月，也就是说我转正都转早了。转正他干不掉我，备案了，送市教委了。”

德库有两口猫尿仗着说话底气就冲，联想到身边的事心里就憋屈得慌。仗了胆说：“王老师，有个事想问问，是不是你看到了常小明和红艳有那事？不要怕他，你说出来。”来鱼知道他说啥，指了指二宝和李苗说：“小孩子家，送他回去看看娘，大人说话娃娃家不用听，二宝拿上王老师给的月饼走吧！”李苗拉了二宝走，二宝恋恋地退下了酒桌。来鱼说：“李苗，送回去就来，咱不可凉了王老师的菜。”



德库目送二宝和李苗走过打谷场后，就觉得缺少了一个真正的看客。王福顺有些犹豫：“不知道该不该说？要在西方揭露别人的隐私是犯罪，咱们国家说这些也就是闲扯淡话。我也是有两口酒仗胆，瞎聊吧。从什么地方说起呢？从红艳说起吧。不瞒你们说，红艳是我的第一个恋人，更确切地说，我是红艳的第一个恋人。为什么要这样说，主要是我当时并不喜欢红艳。不是人家红艳不好，是我们彼此不合适。这种事不能勉强。年轻时候谈恋爱断就断了也没有个啥。去年资助贫困山区教学款项拨下来了，也不多，五万块钱，常小明并没有把这钱用到教学上，大面上买了一些教学用具，剩下的说是用于活动经费了。也就是说，钱是国家的钱可以给张三，也可以给李四，你不给点好处费，人家凭什么给你？事就出在我的嘴上和眼睛上了，我看到常小明从这一笔款项中买了一台彩电送给了红艳。那是一个天黑不见五指的夜里，我想问问红艳弄个究竟，在红艳门口听到了常小明说，这一笔扶贫款先扶你一台25吋彩电，下一次给你弄个冰箱，红艳就笑。那一种笑翠花和李苗笑不出来……”

来鱼接了说：“得了便宜卖×的笑。”

王福顺说：“不能那样儿说嘛，我一直认为红艳是一个比较单纯的女人，真的不想让她因为一台彩电坏了名声。他们连门都没关，咱农村也没有敲门习惯。我一进去看到了他们俩抱在一起。一见我松了手一起往后站，常小明的裤钩钩住了红艳的裤襻。这事我并没有和别人说，能说吗？谁知道隔窗有耳，不知道谁听了说出去了。说出去事小，关键是有人写了上告材料，上告材料上的落名是我王福顺。我可以大声说，这不是我干的。常小明以为是我干的，发狠说要整我。”

来鱼说：“为什么不告他？”

王福顺说：“告他？我不愿意坏了红艳的名声。红艳恋我是真心的，她早劝我和常小明搞好关系，和单位领导弄僵了不会有好果子吃。人在社会上混，总得有个靠山，大靠山没有，也得有个小靠山，单位领导就是小靠山。要学会说话，说软话，好话，红艳还说，你不是叫王福顺吗？福顺福顺要福就得顺着人家，要不起这个名字做啥？我是说过告他，他说，想告我？好啊，一个人活着连老婆都守不住，自己闲下来看别人玩转活了，眼红了是不是？生活作风问题现在还是个事？我说我不告生活作风告工作作风问题。他说，我工作有问题吗？舌头没脊梁啊！法律是讲证据的，你不是在搞党校文凭吗？报的法律专业是不是？学好了再来和我理论！”

德库说：“他简直就不是个人，是个鸟！”

这时候李苗走了进来，看到一个个生气的样子，想是不是德库又生来鱼气了？赶快说：“来鱼耍耍性子，还生他的气？来鱼喝多酒了我来给你赔个不是。疙瘩宜解不宜结，就两户人家，王老师不是要我们和和顺顺吗？”

翠花说：“不是，生啥气啊，你和我就坐下来听，比起人家王老师咱那事算啥呀。”

王福顺说：“不算啥，就我的事也不算啥。”

来鱼说：“尿他，好汉能让尿憋死？你安心到咱十里岭教书，学生少是不是？明天我和李苗有活干活，没活来听你讲课，把我俩当你的学生好了。听清了没有？我问你呢李苗！”

德库接了话：“是说给我听，是说给李苗？我是队长，明天割完谷担到场，我也来听，啷？”德库用嘴噙了一下翠花。

翠花正从心里为王福顺打不平，看德库这么一“啷”点了一下头说，“我知道该怎么做。”

王福顺就有点激动了，“你们的心情我领了，一个学生对我来说和多个学生没有两样，从明天起我会更正规地教二宝。”好像自己以前教二宝就不正规似的，想再补充一下，嘴里却说：“干！”

“干！”

十里岭的人被王福顺搞得居然没有一丝儿睡意。瓶中的酒还剩下不多，有点不舍得喝，德库建议划两下圪挤圪挤。有獐在土豆地里拱吃，他们也不想敲锣，猜拳声漫过十里岭疾卷过土豆地也没有把獐吓走，獐抬起头听了听又低下了头呼哧呼哧拱了起来。

早上二宝做完广播操开始按王福顺排列的课程表上课。第一节是算术，二宝不想听，眼睛不时往外看，看到德库和爸担着谷一挑一挑地送回来放到场上，妈和翠花姨用镰刀切谷穗，她们说说笑笑的，二宝一高兴，就想着第一节课快下了好到谷穗上去打滚。

王福顺发现二宝心不在焉，敲了桌子说：“二宝，知道我问你什么了？”二宝说：“问我什么了？”“问你中国古代算术为什么会在世界上遥遥领先？为什么在汉朝初期到隋朝中期会出现发展的第二次高潮？”二宝瞪大了眼睛，王福顺说：“不问你这个了，问个简单问题，你说算术重要不重



要？”二宝说：“重要。”王福顺说：“说说怎么个重要法？”二宝又瞪眼了，王福顺说：“ $10-9=?$ 二宝回答。”二宝不用想就肯定地说了出来：“1。”“不错，是1。但是，就这个1它包含的道理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道理。有一种球叫保龄球，你没有见过，我也是在电视上见过，它的形状像一个朝上的叹号，十个朝上的叹号站在一起，一个人用手抓一个圆球往朝上的叹号身上扔，准确地说不是扔是滚，滚过去倒下去的就得分，每个球得分是从0到10。这10分和9分的差别可不是1分，因为打满分的要加下一个球的得分，如果下一个球也是10分，加上就成了20分。20分和9分的差别是多少？如果每一个球都打满分，一局就是300分。当然了300分太难，但电视里的高手打270分、280分却是常有的。假如每一球都差一点，都是9分，一局最多才90分，这差距是多少？二宝同学，你现在心里肯定想着练好滚球就能得高分，这与算术没有关系，但是，你想错了。首先你与这一种朝上的叹号球就有一段距离，我托人打听过了，打这种球一个小时要50元，如果按钱来标价，咱和城市人的距离也就是一个小时的价钱，但这一个小时的距离就需要你现在来努力了，你不想学算术，人家每门功课都学得好都不偏，你肯定会掉队，七年下来不用说考大学没有希望，就是在十里岭种土豆也不会卖出好价钱来，因为你有一个弱点：不会算账。这时候的差距就不是 $10-9$ 的问题了，是 $1-10$ 的问题啊，二宝同学这时候后悔干粮就没得卖了。”

二宝憋了一泡尿想泻，回过头看到妈和翠花姨不知什么时候已在教室的门墩上坐着，爸和德库叔拄着扁担站在门前，眼睛一时间凝结得纹丝不动，好像走进了高深莫测的科学殿堂。

来鱼说：“看王老师讲得多好，二宝要专心听讲，咱不能老在这山上，爸迁往山下，你迁往城里，你也领爸去打那叹号朝上的球。”

王福顺说：“休息十五分钟，下一课是音乐，好，起立，下课。”拍了拍手上粉笔灰迎着十里岭人的目光走出了教室。这样的注目好久感觉不到了，王福顺放开步子夸张地走到场边看着远处大声地说：“好个丰收的秋天！”王福顺想人就得学会和环境共处，该牛逼的时候就牛逼一下，这也符合生存要求。镶嵌在蓝天白云中的太阳暖暖照射下来，两个女人斜在谷草上，屁股翘翘的，谷穗在镰刀一挽一挽时掉下来，一股细弱如烟的灰尘袅袅绕绕，闪闪烁烁在她们周围舞动。王福顺平稳地从她们头顶看过，看到谷草上攀结的青豆角舒展着一副鹅绿色笑脸，不由得舒心地笑了笑，

一口白雪雪的牙跳跃着露了出来。翠花一激灵，被这一口白雪雪的牙触动了，男人要有了一口白雪雪的牙，这个男人一定不会和土疙瘩打交道。顺着王福顺的眼光一起往远处看，远处是连绵不绝的绿，连绵不绝的千沟万壑。

德库和来鱼挑了扁担往各自的谷地去，德库说：“我听说你下山找了团里的支书，迁户的事说好了？”

“说了，他说要迁户光管住，不管口粮地。”

德库说：“山下住回山上收粮食也行啊，你的精神足，一年也就几个来回，省你到了大村和人家的小媳妇要裤带。”

来鱼一听话里有话就说：“喝了王老师的酒还不消气？要我个男人家怎么和你说？我是真没那意思，就说咱这山上没啥娱乐，也不可能在家门口做那事！要信咱以后就不提这事了，你要不信我说甚也没用。”

“我相信你也没那胆。”

“那你迁户的事也和山下说好了？”

“说好了。年后迁，我老婆的姐夫答应匀我一些地种，只要能下户就不怕没有地种，当支书又不可能当一辈子，你给他送两条烟什么事解决不了，现在社会上就兴这个。”

“有地种就好，种地是根本，咱农民要没地种就等于断了手脚。我收了秋要出去搞两天副业，你出去不？”

德库说：“出去。”两人在路岔口分了手。

翠花和李苗坐在谷穗上看着王福顺教二宝唱歌，二宝从嗓门里发出来的音不大正，有些窜动。“一棵呀小白杨，长在大路旁——”王福顺说：“二宝同学，要亮开嗓子唱，不要捏叽叽的，跟我一起来。”二宝跟了唱：“也棵呀小柏杨，长在大路旁——”王福顺说：“yī一，不是yě也。bái白，不是bó柏。要咬准字，然后才能字正腔圆。”二宝就咬了字唱，结果是越唱越糟糕，惹得谷场上的两个女人大笑了起来。

这一夜的井下院就听二宝反复在唱“也棵呀小柏杨”。

收完秋十里岭的两个男人都要出去搞副业，在背了行李上路时把两个女人同时托付给了王福顺。王福顺感到重任在肩，这不仅是要给二宝教好学的问题，更主要是身边一下子落了两个女人，有点不好处事。要在往日，王福顺总觉得什么都正常，该说该笑，该打该闹，甚至当着女人面说些荤话，也